

焦點評析

錯誤心理模式對創建歐元及其後續 危機之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Faulty Mental Model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uro and Its Crisis

Thomas Willett

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邱明斌 **Eric M.P. Chiu**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重估歐元的結構性影響

分析當前危機的發展，對瞭解歐元本身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如同歐元在 1999 年首度被創造出來時，曾被視為對區域性經濟與政治整合具有里程碑式影響一般，如今的歐元區危機非但為多數歐洲國家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甚至還替美國、亞洲及全球各地帶來可見的負面變數。到底原先的正面經驗究竟如何演變成這場可怕的災難，不僅對於歐洲，其實對所有人來說，都必須從中學到教訓。

將創建歐元視為是一場實驗，絕對是恰如其分的；至於實驗的目標則是想瞭解，是否有可能在一群主權國家間發展出一個跨國貨幣聯盟來。有關透過貿易自由化來深化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動，相關例證已不勝枚舉，但創造出一個跨越國家經濟政策，且高於貿易整合程度的共同貨幣，其

可能帶來的挑戰，恐怕遠超過當初創造歐元的政治領袖們的想像。當然，對於必須割捨部分國家獨立性的問題，各方早已具有一定共識；例如各國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然後代之以由新成立之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所設定的共同貨幣政策。

無論如何，領袖們所無法充分認知的，乃是放棄各國貨幣政策究竟必須付出何種的代價。

進言之，假使所有成員國的經濟狀況大致相當的話，那麼放棄國家貨幣政策的成本相對較小，不過，若部分經濟體景氣不佳且需要貨幣刺激，但其他成員卻又正處於經濟過熱，需要配合寬鬆貨幣政策的話，此時強迫所有國家採行共同貨幣政策的代價顯然便相當大。在歐元創設的第一個十年當中，共同貨幣政策對於多數位處北方的歐元區核心國家而言，大體還算適宜，但對諸如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與西班牙等多數邊陲區國家來說，則如同如魚得水一般，由此也引發一股消費熱潮與房地產泡沫景象。值得注意的是，針對許多國家公私部門到處瀰漫的過度消費現象，相較於提供必要對策，法國與德國等地的財務市場與銀行機構大量釋出廉價信貸，無異是火上加油的舉動。

二、最初目標與後續發展落差之根源

在後續發展的過程當中，可能為私部門帶來嚴重的不均衡問題，這並不在歐元奠基者們的考量之列，相對地，他們幾乎將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歐洲央行的設計，以及如何限制財政剩餘上頭；更甚者，他們對透過所謂「穩定與成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來有效落實前述財務規範更深具信心。諷刺的是，這些過剩問題，最終摧毀了前述規範，並破壞了歐元區強制機制的執行能力。

對於控制希臘的財政過剩危機，並透過緊縮銀根政策加以因應，德國原本佔據某種高度位置，但它的作法其實不過解決了目前歐元區的一部分問題罷了。

實際上，就算希臘不存在財政赤字問題，歐元創建初期的繁榮景象也為它埋下了一連串大麻煩。希臘的薪資與價格都比正常水準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以上，為了維持必要的競爭力，它必須將龐大的收支平衡赤字降低至可控制的範圍內。由於歐元區最初出現的熱度，致使財務市場錯誤地以為其成員國的風險已因此大幅減少，對若干歐元國家進行挹注以沖銷貨幣赤字的問題亦不大；不過，當資產泡沫開始擴張蔓延，而危機也隨之爆發後，對財務市場風險感受的飆升，很快便榨乾了因應赤字的能力，最後導致危機不斷惡化。

問題是，為何那些建構歐元區的政府們無法預見到前述發展的可能性呢？很大一部分的理由或許是，他們創造歐元的動機其實主要來自地緣政治因素，而非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同時更無視於眾多經濟學家對於此一行為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警告，只是選擇性地聚焦於共同貨幣政策對於成員之間的貿易刺激效果。

換句話說，他們只聽到了自己想聽的話而已。

三、從貿易自由化到貨幣同盟的迷思

推動歐洲計劃的地緣政治目標看來相當冠冕堂皇，例如只要緊緊地將德國與其他歐洲地區網綁在一起，未來在西歐爆發戰爭便似乎不可預期等等；為完成前述目的之最初設計便是推動經濟整合，事實上，它確實也是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社會實驗之一。

在此過程中，包括各國政治領袖與歐洲理事會的官員們，都開始相信某種被稱為「自行車理論」(the bicycle theory)的說法，也就是若無法繼續腳踏向前，最後只會不斷後退。在歐洲整合的初期階段裡，看起來或許真是如此，但重點是官員們變得愈來愈沉迷於此種觀點，以致無法瞭解當阻止德國與諸如法國和英國等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地緣政治目標被完成之後，接下來又會如何發展。就這樣地，在完成建構單一市場後，人們很

自然地將目光移往下一個目標，亦即創造一個貨幣聯盟，但於此同時，他們並未認知到，此舉其實未必需要，而且貨幣整合根本上與貿易整合亦大不相同。

換言之，對貿易整合而言，儘管某些特定團體會遭致一定損失，但所有成員國將同時獲利；不過，貨幣整合的情況卻非如此。

在此，或許我們無法針對創設歐元的過程，勾勒出整個故事細節，但此處仍希望凸顯出某種主要的驅動能量。導致歐元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至少對多數國家而言，歐元或許一開始就不應該被創造出來。關於理想貨幣領域（*optimal currency areas, OCA*）的國際貨幣理論文獻顯示，形塑貨幣領域在若干環境中是可預期的，但是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否。其中，一個最關鍵的論點乃是國家之國內與對外部門的相對規模問題；例如在一個貨幣同盟當中，一國的國內部門必須適應其對外部門的發展，對於擁有獨立貨幣者而言，其國內貨幣與匯率政策都必須用來促進其對外部門的成長。至於第二個標準則是國內經濟的彈性；根據可見的薪資與價格彈性，以及勞工流動性，調整國內部門的成本相當地低，不過，此種成本也將隨著僵硬性而持續升高。

根據前述標準，對位於德國周邊，諸如奧地利、荷蘭，以及波羅的海國家而言，建構貨幣同盟或許有點道理，但對於大歐元區裡的所有成員來說，當前的歐元悲劇顯然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慘痛教訓。不過，錯誤心理模式的運用並非單單用來解釋歐元危機及其後失敗的政策回應罷了；此處所謂的政策回應，包括危機最初階段的一廂情願思考在內，它們多半僅針對流動性下手，而忽略了償付問題，同時無視於財務困窘將帶來經濟擴張而非收縮的效果。同樣重要的，乃是多數歐盟內部集體決策過程都需要一致同意的現實；對某些議題而言，這確實相當關鍵，但對於有賴快速決策以回應困境的危機情境而言，卻不啻是一大缺陷。

至於另一個關鍵因素，我們雖無法在此詳述，還是有必要略提一下；亦即當政策行動在成本與利益的時間序列之間存在實質差異的情況下，經常

會出現的時間不協調問題。進言之，由於歐盟在回應危機時，往往無法迅速透過宣告新政策措施，來達到穩定市場的效果，結果讓它總是難以採取有效的壓制行動。隨著此種方式持續下去，歐盟決策者既慢慢失去人們的信任，在無法有效處理各種挑戰的情況下，危機擴張亦可以想見。

四、從認知模式重新觀察決策的重要

從歐元實驗，以及歐元區政府與歐盟官員面對危機的無能表現中，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教訓。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觀念或心理模式，或者是關鍵行為者的世界觀，一方面既影響著他們最終的政策抉擇，一旦其觀念被證明是錯誤的，同時將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

根據依舊充斥於國際關係研究文獻與傳統經濟理論中的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看法，一般認為，行為者將理性地追求其利益，但此種途徑很少提及他們是否擁有正確的決策心理模式，並瞭解推動世界順利運作的經濟學；無論如何，前述假設既大大簡化了分析過程，但也必須付出分析內容根本錯誤的代價。正如許多（當然還不夠）政治學家與經濟學者所指出的，瞭解那些關鍵行為者的世界觀與心理模式乃是極其重要的。其次，儘管充滿困難，依然非常關鍵的是，我們更需瞭解這些世界觀到底由何而來。現實主義者一貫聲稱，那些由行為者各自根據其行動理由所推動的觀念，通常不過用來掩飾他們的真正利益罷了。儘管如此，歐元經驗顯然指出，觀念本身也可以是行動的獨立來源。畢竟在極端複雜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透過自己對世界的心理認知來保障本身的利益。

對決策者以及所有人而言，在我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便是絕不能自以為是地認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最正確的途徑，同時也必須認知到，我們周邊的人們絕不可能都擁有一模一樣的想法。除此之外，也應當永遠讓所有人瞭解到，世界會依照我們的意願來運轉，其實是個陷阱般的錯誤觀念。在分析諸如過度樂觀主義等經常影響決策的心理偏見方

面，認知心理學家與神經科學家正邁出重要的一大步。事實上，我們若能在剖析認知偏見方面獲致更大進展，對於瞭解這場歐元危機的真正原委將有非常大的幫助。